

林文月教授講座（中國文學系推薦）

第 1 場演講

講題：游於譯——談談我的翻譯經驗與心得

時間：97 年 3 月 26 日（三）15:00-17:00

地點：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敏隆講堂

主持人：臺大日文系朱秋而副教授

【演講摘要】

林文月教授自 1972 年以來曾翻譯的日本文學書籍有《源氏物語》、《破天而降的文明人》、《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伊勢物語》、《十三夜》等，每一部書在翻譯的過程中，充塞作者與譯者間跨越時空的心靈交流、激盪，林教授以其細膩的文筆，完成一部部膾炙人口的鉅著。此次演講更把數十年浸淫於翻譯世界中的經驗與心得，毫無保留地分享予在場的所有文學愛好者。

【演講內容大意】

林文月教授首先以《源氏物語》為例，說明在翻譯的過程中，除了細讀原著，另參考使用了吉澤義則譯注《源氏物語》、今井源衛譯注《源氏物語》、與謝野晶子譯《源氏物語》、谷崎潤一郎譯《新新譯源氏物語》、丹地文子譯《源氏物語》、Arthur Waley: "The Tale of Genji"、Edward G. Siedensticker: "The Tale of Genji" 等多種版本，經由多方參照，提出翻譯工作務求精審無誤的基本精神。進而林教授娓娓道來當年的寫作時光，從家中案頭的擺設講起，從家庭生活、學術研究、文學創作之餘，如何兼顧翻譯工作的一路歷程，

關於翻譯的心得技巧，林教授特舉和歌的翻譯為例，說明不同譯者對於原著的體認感受，進而形諸文字所呈現的不同意味：

雲掩翳兮月朦朧，

清輝不及荒郊舍，

獨有一人兮懷苦衷。（洪範書店版林譯《源氏物語》）

欲望宮牆月，啼多淚眼昏。

遙憶荒郊里，哪得見光明。（人民出版社版豐譯《源氏物語》）

從不同的翻譯結果，林教授特別強調譯者「細心」與「耐心」的重要。

林教授在翻譯這些作品時，另有附加「箋注」及「譯後小記」的習慣，並舉以下二例：

- (1) 此段故事似僅為一首和歌追補背景而設。至於和歌本身則頗見反映平安時代日本文士崇尚唐朝文化之現象。「唐船」為平安時代往來於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大船，其任務包括朝貢等外交活動，以及吸收中國文化。(詳見大安出版社《中古文學論叢》所收〈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之影響〉，洪範書店版林譯《伊勢物語》頁81)
- (2) 〈下雪天〉，是明治二十六年(1893)樋口一葉二十一歲時所作。採用第一人稱口吻，寫一個背棄姨母和故鄉而私奔的女子的悔憾。日本學界咸認為此小說實基於一葉自身的體驗。在明治二十五年一月八日的日記中，一葉記述了她雪中訪半井桃水未遇一事。雖然在現實生活裡，一葉聽從師友的勸告而與半井桃水中止交往，但是在這篇文章裡，她卻反而安排了女主人公選擇她的老師，離鄉背井，叛逆養母而遠赴他鄉。雖然文中並未詳細交代故事，但讀者可以從充滿悔憾的語氣中感知，當年令女主人公欽羨崇拜的男人，一旦結婚之後，也不過只是一個普通的丈夫罷了。而且「無情無義」背判了感情，遂令她「徒然默默地堅守貞節操行。」顯然，小說中的薄井珠，是樋口一葉的替身，桂木一郎則為半井桃水的之投影。作者把自己的現實體驗折射成另一種不同的始末，所欲傳達的意旨為何？不得而知，但無論現實或虛設，人生種種境遇，往往繫乎一念之間，而得失因果卻有時又始料未及。樋口一葉用虛設之筆寫成與現實相反的情境，或許只是一種紓解，或許竟是一種嘲諷也說不定。(洪範書店林譯《十三夜》)

在翻譯《十三夜》的那段時間，恍若樋口一葉就在面前，與譯者親身對話，林文月教授以自身的經歷，講述透過文字的力量尚友古人，是一種與原作者感同身受的生命體驗，也是作為一個認真的譯者才有的奇妙體悟。

【英文摘要】

Since 1972, Professor Lin has translated a wide range of classics, mainl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Tale of Genji*, *The Pillow Book*, *Diary of Izumi Shikibu*, *The Tales of Ise*, *The Thirteenth Night* and other books like *Die Papalagi*. The act of translating has provided her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uthor's mind through unimagined time-space settings. Professor Lin's translations are marked by her elegance of word choice and a fluency that reads like the original, and has received much praise. In this speech she shall kindly share her decades of translating experience with the audience.

第 2 場演講

講題：平岡武夫教授的《白居易》

時間：97 年 3 月 28 日（五）09:10-09:50

地點：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

主持人：東華大學退休教授鄭清茂先生

【演講摘要】

1969-1970 年，林文月教授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做外籍研修員，經由臺靜農先生和屈萬里先生的介紹，由該所平岡武夫先生擔任指導教授，除了受到平岡先生研究與生活上的關切，也親炙其為學認真而深刻的研究精神，配合本次文學院舉辦「第五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林教授特以平岡武夫先生與其著作《白居易》來做為此次的演講內容，希望能夠傳達對一位日本漢學家平岡武夫教授的一點認識和懷念。

【演講內容大意】（依林文月教授演講原有的口吻摘要記錄）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一種聚合各不同研究領域學者參與討論的「共同研究講座」傳統。當時的「白居易共同研究講座」，是由平岡先生主持。

雖然一年之後我便離開了京都，但我和平岡先生一直都保持著通信聯繫，所以有新的著作，便會互相贈送。三本「白居易共同研究講座」的成果《白氏文集》和平岡先生自己所撰寫的《白居易》，以及《論語》，便是在其後的時間裏，他陸續寄贈與我的。今天，我想挑選其中的一本《白居易》，來做為此次的演講內容，希望能夠傳達我對一位日本漢學家平岡武夫教授的一點認識和懷念。

平岡武夫教授 1909 年出生於大阪市。經大阪府立今宮中學、浪速高等學校、1933 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專攻支那哲學史）。其後，留學中國，從顧頡剛等名師深造。返日後，聘為東方文化研究所（今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1960 年任京都大學教授、1965 年為東洋學文獻中心主任、1971 年任京都大學教授附屬圖書館長。1973 年退休、轉任為日本大學教授。1983 年被推選為日本學界最高榮譽之學士院會員。他初事小島祐馬，研究儒家經典。其後，轉而關心唐代文化，於 1954 -1965 年間在京大人文索引編輯委員會主導《唐代の曆》、《唐代の長安と洛陽》等系列的《唐代研究のしおり》十冊。又在人文科學研究所多年主持《白氏文集》為對象的共同研究，其成果亦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刊印出版，1971 年以來，每年出版一冊《白氏文集》校注本，其第三冊校注本，是配合了先生的退休，於 1973 年出版的。至於平岡先生自己所撰著的《白居易》，則於退休之後的 1977 年完成。在此之前，平岡先生

對於白居易其人、其時代，以及其相關事項，早已經具備了全面性非常深入且廣博的認識。雖然日本漢學界也還有其他學者可以出任此撰寫白居易傳記的任務，而事實上，在不同的出版社所編輯的各系列「中國詩文選集」中，也有不同的人撰寫過不止一本白居易的傳記，但是平岡先生所撰寫的這本白居易傳記是十分特殊的。

全書分為十二個章節，依其排列先後為：

- 「自敘傳之書成」
- 「白居易與元稹」
- 「白居易的官途」
- 「元稹的任官與左遷」
- 「白居易的辯護——論元稹第三狀」
- 「送左遷之友」
- 「和答詩十首及其序」
- 「和思歸樂詩」
- 「答四浩廟詩」
- 「白居易的生活」
- 「宰相武元衡暗殺事件」
- 「江州左遷與詩魔的發見」

序文開始的第一句，寫著：「跟白居易交談是愉快的。」類似的話，平岡先生在三冊《白氏文集》校定本的序中也重複過：

第一冊：「我想跟白居易交談。想用心讀他的文集，找好的版本。」

第二冊：「我要和白居易繼續交談，這次是取他的散文。」

第三冊：「跟白居易繼續交談，到此已是第三冊了。共得三冊，想以此為目前的校定事業暫告一個段落。長期以來持續的共同研究，也將於今年結束了。」

其實，寫第三冊的1972年，平岡武夫教授在結束他多年來主持的「白居易共同研究」時，像似告別多年交往的老友，他的心情是相當落寞的，文筆是帶一些感傷的。在序文的最後，他特別記下：

一千九百七十二年，白居易誕生滿千二百年之歲，其十二月十一日，於人文科學研究所，擱置報告之筆。

當其時，平岡先生也許尚未料想到五年之後，他竟然又因為受邀為筑摩書房的「中國詩文選」系列撰寫這一本《白居易》，而能夠再度和他所心儀的傳主白居易緊密接觸交談的吧；這本傳記便是作者在似與老友重逢的愉快心情下完成的。

平岡武夫教授是在愉快的心情下完成《白居易》的。然而，這本傳記卻絕對不是一本容易讀的書。作者以他對於傳主及其時代背景所具有的深入而廣博的知識，凡行文必引經據典，詳為之考證，寫得非常嚴肅認真，並且刻意避開了傳主為眾人所熟悉的部分，特別從比較不尋常的角度切入。這是因為平岡先生在撰寫此書的數年前剛完成多年以來的《白氏文集》校定工作，他對於白居易的版本異同既熟悉又敏感，而在更早時期所編著的《經書の傳統》、《唐代研究のしおり》等，則成為了撰寫此傳記的基盤之故。事實上，白居易其人及其詩章，千二百餘年以來，不僅在中國當時及後世都是家喻戶曉；其作品更因早在其生存的當時便已東傳於日本，造成朝廷貴族間傳頌流行，甚至對於其文學也有頗重大的影響力。至於日本民間，則對於白樂天更是敬愛有加。試舉一例為證，京都七月盛事「祇園祭」，有轎輿遊街而行，其中便有一輛是供奉白居易的，稱為「白樂天樣」。故而實際上，白居易在日本形成雅俗共賞的程度，或者可說是更甚於中國了。白居易其人及其作品既然廣受愛戴和熟悉，並且學界研究者相關的著述已經有也不少，平岡先生要在此情況之下更出一本新書，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他在序文中說：「《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共三千六百七十首。但如果加上我們從古文獻中所得到的補遺作品，今日白氏之作品可達三千八百首，已略具其全數了。」這裏所稱「我們從古文獻中所得到的補遺作品」，是指他在「白居易共同研究」所得到的成果，而在序文內他也用了相當大的文字比重說明校勘所用的各種版本問題。在三千八百首這樣多的作品中，如何選取素材、決定寫作方向呢？平岡先生說：

每一篇都具有其語言魅力，從每一篇都饒富其人生意義的三千八百首中，我為此「中國詩文選」選取哪些篇章呢？〈秦中吟〉、〈新樂府〉、〈長恨歌〉、〈琵琶行〉，確實是唐代文學的傑作，也是白居易的代表作品。關於這些作品，已經有很多人為之譯注、解釋了。白居易是傑出的詩人，我也愛誦讀他的詩篇，然而白居易的文學卻不限於詩的領域，他同時也是傑出的散文家，賦、誌銘、祭文、制誥、詔敕、奏狀、書翰、策、判等等，於散文的各種領域，他都振健筆、示見識。當時的人很尊重他的這些作品，視為作文之典範。從量的方面而言，其散文作品也占著《白氏文集》過半的紙幅。做為散文家的白居易，被詩人白樂天的名聲所遮蔽著，這是一直令我感到遺憾的事情。因此，承擔《白居易》之初，我便想要凸顯其決不輸給詩章的散文作品了。首先，我選擇了〈與元九書〉。那是他的文學自敘傳。是他以熱情書寫自己的文學觀及實踐的重要作品。我完成了譯注工作。當時，我的關心已從那封信本身，轉為導致寫此信的白居易的狀況、與被選為對談對象的元稹的關係，以及元和十年這個時間點、江州這個地點等等問題。於是，我決定要將焦點置於寫自敘傳的白居易，來做為選擇其作品的標準。將他的成長、科舉的考試制度、他所經歷的中央及地方官途、這

期間的家庭事情、當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權之間的對立等等問題，藉白居易其人書寫出來。在此所顯現的白居易，可能會與大多數人所認知的詩人白樂天的印象相違。但那些印象，會不會是由於受到詩人之名的抽象概念所引起呢？生於唐代的白居易，其實際形象，應當是如此書所寫的才對；而如此，才會更有助於認識白居易的文學，乃至於認識更廣大的唐代文學的吧。

平岡先生的《白居易》，在他的慎重構思之下，遂有三大特點：

- (一) 以元和十年，白居易四十四歲時所寫的〈與元九書〉開首，向前推至其出生、家世，及其生長背景；向後敘述到此書信寫成大約兩年之後的元和十二年，白居易發現「詩魔」一詞以形容自己對文學的執著。換言之，這本傳記不像一般人所遵循的傳記書寫方式，將傳主從出生到死亡，完整的呈現出來。作者是有意只摘取其做為文人的一个重要片段，來詳述其人的生活與思想、感情。
- (二) 白居易的身世與一生事跡之中的最重要片段，是在與其至交元稹的身世、事跡相互重疊之下書寫出來。換言之，在這本書中，白居易的生平事跡，是在與元稹的生平事跡或並行、或交錯的情況之下展開來，而不是只單獨的敘述交代傳主一人而已。
- (三) 文中以白居易的散文為主要敘述引用的資料，而對於其膾炙人口的〈秦中吟〉、〈新樂府〉、〈長恨歌〉等詩篇名作，則反而避開，而且對所引文字，多所校勘和討論。

平岡先生為學的態度一絲不苟，講究言出必有依據。這在他寫作論文或課堂上授業，甚至於平日言談中也都表現出來。

平岡先生從一開始便打算要認真寫一本嚴肅的書，而不是瑣碎有趣的書。他是想要把自己一輩子賞讀白居易、研究白居易所認識的這位唐代文人透過其文章知交元稹而呈現於讀者面前。

平岡先生幾乎投入了他畢生的精力，並在人文科學研究所主持「白居易共同研究」，由於多年賞愛白居易的詩文、由於撰寫這本《白居易》傳記，平岡先生的行筆已經整個融入了千二百年前這一位唐代文人的生命裏。類似的用情深刻之語句，每每見之於書寫元、白二人心靈相交之處，這使得校勘認真、布局謹慎，稍嫌理勝於辭的這本書添增一些溫暖動人的筆觸。或許是由於平岡先生多年研究《白氏文集》，一再和白居易「交談」的結果，致作者之心思已深深融入古人之心思，遂自自然然體會其意的

吧。

【英文摘要】

During year 1969-1970, Professor Lin visited the Humanities Graduate Department of Kyoto University as a foreign researcher. By the introduction of Mr. Jing-Nong Tai and Mr. Wang-Li Chu, Mr. Takeo Hiraoka of the department became Professor Lin's instructor. Professor Lin has learned a lot from Professor Hiraoka, both as a role model teacher and as a brilliant and diligent researcher. For the present occasion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Japanese Sinology" held by ou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Professor Lin has chosen Professor Hiraoka's *Bai Juyi* as today's theme, and also as a token to express her respect and long-lived memory for her teacher.

第 3 場演講

講題：《擬古》——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結合

時間：97 年 4 月 2 日（三）10:00-12:00

地點：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主持人：臺大中文系何寄澎主任

【演講摘要】

林文月教授自述中學時代就喜歡文學創作，但上了臺大中文系後，受到學風影響，以學術研究為職志，只偶爾寫一些散文創作，也曾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但總覺得學術論文才是光明可為之事，文學創作則是個人嗜好；後來於一九六九年到日本京都大學作一年研究之時重拾創作之筆，完成第一本散文集《京都一年》，其後日漸覺悟到文學的創作應該走出學術論文的模式，而另尋藝術的安排。林教授以自身寶貴的經驗，分享多年來如何悠游於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進而撰寫「擬古」系列的散文並出版《擬古》一書之緣由。

【演講內容大意】（依林文月教授演講原有的口吻摘要記錄）

《京都一年》是我從學術論文的書寫方式過渡到文學創作的一本書，看得出有相當程度的嚴肅負責特質。其後，我逐漸覺悟到文學的創作應該走出學術論文的模式，而另尋藝術安排。這包括著一篇文章的內容，即感情思想的表達，及其表達的方式。學術論文貴在紮實的內容，而其內容則有賴正確清晰的文字表達，所以文字要順暢明

白，不宜過分宛轉迂迴。至於文學創作，雖然也在傳達作者的感情思想，但有時不必要完完全全說明白，甚至也可以只露一端而幽晦其餘，故意留下想像的空間，而且文章的結構也沒有一定的規範，端賴內容與形式的巧妙的配合。

大體說來，學術論文的撰寫宜重理，而較須收斂辭采，這也就是《文心雕龍 論說》所謂「義貴圓融，辭忌枝碎」；至於文學創作，雖重情采，但是如果沒有堅實的內容，徒有過多的辭藻，並不足取。《文心雕龍 風骨》所謂「瘠義肥辭，繁雜失統」，當是一切文類所應忌諱的。

赴京都的一年，改變了我原先比較單純的生活型態。除了教學研究之外，我不但開始寫一些散文創作，並且因緣際會，自1972年起，在《中外文學》雜誌上每月刊登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學術論文、散文創作，和文學翻譯，手執三種文筆，成為我精神的寄託，令我非常忙碌，但也十分愉快。我時常被問及：「你這樣子，會不會有什麼影響？」不會。因為在寫作每一種文體時，我守著那種文體的特質，學術論文和散文創作，已如上所述；至於文學翻譯，最重要的是首先細讀原著，不僅要瞭解其義，而且要體會其味，然後妥貼地轉逶出來。說是不會受到影響，其實，大概也會有些影響的吧。最明顯的現象，是因為心有所旁騖外，所以每一種的書寫都少了。至於我的散文作品，則時常被問到：「你的寫作，受到六朝文學的影響嗎？」或者也有人逕自認為我的筆調有日本文學的影響。這些倒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事情。我想一個人一直在讀書，一直在讀各種各樣古今中外的書，寫作的時候總難免受到一些所謂「影響」的吧。不過，大部分都應該是無意間受到的影響。只是，類似的問題聽多了之後，倒是引起我想到，是否可以「有意」的去接受某個人或某種作品的「影響」呢？這就是我撰寫「擬古」系列的散文，後來也出版了《擬古》的緣由。

所謂「擬古」，即摹擬古人的作品，是學習寫詩文的一種方法。然而先人「擬古」，是否只是為了學習作詩屬文之目的？我對於「擬古」這個問題發生興趣，其實是從學術研究的立場開始的，並在寫完一篇〈陸機的擬古詩〉論文之後，想到是否可以在現代白話散文的寫作上也運用「擬古」的方法創作呢？這便是我自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三年間所寫「擬古」系列散文產生的原因。陸機為東晉人，他取東漢的〈古詩十九首〉為摹擬對象，但是我生於陸後千六百餘年，我可以摹擬的古人比他多了許多，而且我自己所賞讀過的文學作品，除了中文以外，又有英文及日文，因此所可以摹擬的範圍也應當更為廣闊，既有這個自定的規矩後，我便在「擬古」的散文創作時有所依憑了。不過，這並不表示從一九八七年以後我所寫的散文都是「擬古」，而且並非為了擬古而「擬古」。文章之產生，貴在自然，必得衷情有所感動，才能形諸文字。有些感動可以摹擬古人之文，有些感動卻未必適合摹擬；而且，哪一種內容適合摹擬哪一種古人之

作呢？都是需要事先考慮周詳的。這樣說，或嫌太抽象，不如讓我舉幾個實例來說明吧。

（中略）

以上，我舉了《擬古》書中一些實際書寫經驗的例子，來說明我因為研究陸機的〈擬古詩〉，而引發了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三年之間在文學創作上的一種寫作試驗。我寫此系列的文章，原本是出於一種嚴肅的遊戲性、或競賽性、或實驗性的。我想把自己所認真讀過研究過的文學作品與創作結合起來，希望能達到擬古而不泥於古，不必因摹擬古之作而失卻自己；而生為現代人，凡已做古的人都是我可以自由選擇的摹擬對象，而且也不必限制於中國的文學。

我曾經在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看到一幅近代畫家的靜物油畫，旁邊並放著一幅大小相若，內容近似的古畫。那近代油畫與古畫有些相類，但無論畫境、畫法又都同中有別，並非刻板亦步亦趨的臨摹。兩張畫分開來欣賞，各有妙趣，但是並列合觀，也頗有意思；那畫家好像是在對觀眾說者一些畫作以外的什麼話。《昭明文選》卷三十收陸機的〈擬古詩〉十二首，但《詩品》卷上、古詩條下卻有文：「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云云」。我寫了十四篇「擬古」系列的散文後，便給自己找到一個可以集結為書的依據，而在出版之際，我也在文後仿 MOMA 所看到的畫展，將文章所擬的對象附錄其後，以供讀者比對之用。

我不知道寫作的人可以為自己的作品解說到何種地步？我今天只能說，如果一個人的生理現象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風貌，創作也大概會在不同階段有不同風貌的吧。如果有一天我回顧，大概會欣然認知自己曾經有過這個「擬古」的階段吧。那不僅促使我認真寫作，認真閱讀，也讓我在其中更接近古人，同情世間，是我生活裡一段十分美好的時間。

【英文摘要】

Professor Lin said that she has enjoyed creative writing since high school; but since she entered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TU, she intended to put her chief energy into academic work, only occasionally writing some prose and publishing them in newspapers. At that time, she thought that academic writing is more respectful and important in rank, compared with which literary writing counts only as a personal hobby. But in 1969 when she made an annual research visiting Kyoto University, she reengaged creative writing, and published her first prose collection *A Year at Kyoto*. After *A Year at Kyoto* she found that

creative writing should rid of the formats of academic essays, and search instead autonomous artistic arrangements. Professor Lin shall share her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is speech, how she managed to sail the dire shore between academic and literary writing, and finally was motivated to write her classic prose series *Recasting Ancients*.